

蔡新乐 著

相关的 相关

德里达「相关的」翻译

思想及其他

Xiangguan de Xiangguan

蔡新乐 著

相关的相关

德里达「相关的」翻译

思想及其他

Xiangguan de Xiangguan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相关的相关:德里达“‘相关的’翻译”思想及其他 / 蔡新乐著. —北京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2007. 10

ISBN 978 - 7 - 5004 - 6500 - 3

I. 相… II. 蔡… III. 德里达,J.(1930 ~)—翻译理论—研究 IV. H05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67501 号

责任编辑 史慕鸿
责任校对 曲 宁
封面设计 王 华
版式设计 李 建

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
电 话 010—84029450(邮购)
网 址 <http://www.csspw.cn>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
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880 × 1230 1/32 插 页 2
印 张 9.875
字 数 237 千字
定 价 23.00 元

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,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
版权所有 傲权必究

前　　言

本书要讨论的是，德里达有关“翻译”的论著（或论文）中所含有的翻译思想。之所以这样重复表达，是因为，这位法国思想家像在别的语境中一样，并不一定仅仅限于对某一个方面问题的讨论，而是要将“问题本身问题化”。也就是说，他始终是在以解构的姿态，来对待任何既定的概念以及概念化倾向，以便有针对性而又有效地最终颠覆这样的形而上学构造物。

第一部分是专门对德里达的文章《什么是“相关的”翻译？》的讨论。我们认为，德里达所谓的“相关的”，既不是“彼此之间”意义上的相关，自然也就不是“我”与“你”的“相关”，同时也不是语言与语言之间的“相关”。原因很简单，他所谓的“相关”指的应该是语言的“巴别塔化”，即翻译状态或动态。也就是说，语言是不断变化的。因此，任何结构主义的思路都不能描述它。语言本身的这种动态，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，语言本身的界线荡然无存。在这一意义上，翻译就是语言，因为它象征着语言的那种特定的变化。

从他的论述，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两点启发。第一，以往的结构主义作为形而上学观点的极端化，已经不能适用于对翻译的认识、对语言的揭示，因而也就不能再对人本身的认识有效。第二，因此，这也就意味着，翻译研究应该转向“问题化”，也就

是说，转向描述而不是规定，转向随意的论述，而不是规范性的分析。因为，后者就是典型的形而上学逻辑的基本指向。第三，而要打破“逻辑化”大一统的封锁，就必须转换思考方式，将诗意图纳入研究；改变既定的“结一构”倾向，回到苏格拉底的时代，即“返本归根”，将人的“整体性”视为认识的根本，而不是像在概念化之中那样，仅仅将一个方面、某一种维度、单向度的思想（理性、逻辑以及自我）作为认识的原则、始基以及根本。翻译的再概念化，因而也就不应再是逻辑指向的东西，而完全应该成为超越逻辑的力量。

因这一部分是就德里达的长文所做的论述，比较长，所以单列作为一个部分。

第二部分则包括对他其他专门论述翻译的文章的讨论，主要有《如果有理由去翻译之二》、《翻译的神学》等。

《如果有理由去翻译之二》是德里达对笛卡尔《方法论》中法语与拉丁文两种文本中一句话的不同，而展开的研究。他要问的是，为什么“没有理由去翻译”？笛卡尔的《方法论》的第一个版本是用法语出版的，后来被译为拉丁文。德里达之所以从一句话入手，来展开讨论，目的在于说明，一方面，法语在当时只是一种弱势语言，所以，它必须向学术语言或占统治地位的语言靠拢，才能让思想家自己的思想为人“听到”。而另一方面，德里达要说的是，语言本身就已经是翻译了。因此，法语向拉丁文的转换，其本身就是文本存在的基本方式。如果不能实现这一方式，即不能达到转换所需要的那种文本转移，文本本身就无所谓生命了。

同时，应该指出的是，德里达解构结构主义性质的翻译观或概念化的努力，在这里又是以对“普世主义”的批判为基础展开的。这样的“普世主义”自然是基督教的题中应有之义。这也就

意味着，德里达试图打破“欧洲中心主义”：笛卡尔的法语必须向拉丁文转换，因为当时的“中心”是宗教意识形态，而我们现在也一样会有某个“中心”在先验或超验地决定着我们的思路，因而自然也属于破除的对象。

但是，我们认为，这种走出“欧洲中心主义”的努力，又必然在某种意义上遭遇挫折。因为，人怎么可能走出历史既定性呢？如果历史是延续的，则这样的既定性必然发挥作用。但是，德里达的观点是，事物与事物之间永远只有“差异”。所以，与其说历史具有既定性或连续性，不如说这样的因素本身就是“差异”。这样一来，在“同一”不复存在的情况下，自然也就只有流转不停、转化不断的“翻译”了。所以，翻译就是转化、转变，就是颠倒、颠覆，也就是趋向“年年新、月月新、日日新”的运动。

这样破解翻译的概念化的努力，在《翻译的神学》中更加充分地显示出来。德里达在这篇文章中，将诸如哲学的解释、大学的教育以及“辩证的艺术”本身等等，一概视为“翻译”。这意味着，以往形而上学所做的任何一种概念化，由于总是表现为趋向“同一”的某种东西，因此，也只能是“神化”事物的表现，也就是保持了“神学”的取向。但在这一意义上，是试图超越世界与人的此世生存的。所以，外在地为人设置一种先验图式，并不等于有针对性地描述了世界的面貌。因此，当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翻译问题上时，也就是在我们重新关注事物生命的时候，就会发现，这样的“概念化”，它的任何“结构”都不能达到它本身的问题：逻辑本身就是缺陷。

目 录

前言 (1)

第一部分

他在哪里

——德里达对“‘相关的’翻译”与“相关性”的论述 及其问题.....	(3)
1 引言	(3)
2 德里达的浪漫主义指向	(4)
2.1 翻译的浪漫主义的诗意：“齐一”与整体性.....	(4)
2.2 “相关性”与翻译：语言的整体性与文词的 同一性.....	(12)
3 翻译的相关性问题.....	(18)
3.1 相关性：意义与指向	(18)
3.2 缠绕在相关性中的德里达的现身说法.....	(28)
4 数量与经济原则、译文的简约性与词语的 单一化	(32)
4.1 简洁的传统与单一性的破除的可能.....	(32)
4.2 简洁之“非”、海德格尔的“毁灭”与德里达的 “相关性”.....	(45)

2 / 相关的相关

5 相关性的运用与一出戏剧的关系	(58)
5.1 相关性:为何不能抛弃	(58)
5.2 “相关的”与《威尼斯商人》.....	(61)
5.3 誓言与翻译	(66)
5.4 负债、同一性与语内翻译	(70)
6 犹太人与基督徒之间的翻译	(74)
6.1 不能进入翻译的信仰与宗教	(74)
6.2 第三方的缺席与形式化的霸权	(78)
6.3 天上的理想的内在化:固执的自闭与其 反翻译的倾向	(84)
7 相关性、扬弃与翻译的流动性	(87)
7.1 相关性的“相关”的第一个理由:“味道”的 “多于”	(87)
7.2 相关性的“相关”的第二个理由:“神性”与 生命力的提升背后的翻译	(94)
7.3 相关性的“相关”的第三个理由:变化无穷与 “扬弃”的同时存在	(97)
8 相关性与翻译的“欧洲式解释”	(100)
8.1 翻译的相关性与“劫后余生”	(100)
8.2 慈悲与“翻译的欧洲式解释”	(106)
9 启示与结论:德里达与“易”与“化”可能的 相关性	(114)
9.1 德里达走出结构主义、回归柏格森的指向	(114)
9.2 德里达与“易”与“化”可能的相关性	(118)
9.3 德里达是否走入了“相关性”?	(123)
9.4 “易”的中国情结	(127)

第二部分

历史中的翻译与结构主义的翻译

——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翻译思想的历史呈现

初探	(131)
1 引言	(131)
2 翻译的历史化	(133)
3 翻译就是语言	(137)
4 小结:走出结构主义的翻译研究	(143)

普世语言与翻译问题

——德里达的三类翻译与普世语言的关系

初探	(146)
1 绪言	(146)
2 普世主义与普世语言	(150)
2.1 普世主义:界定与批判	(150)
2.2 普遍的就是宗教的:普世主义的起源与 宗教性质	(153)
2.3 普世语言:莱布尼茨的范例	(157)
3 哲学的理想语言没有“自己”,也就没有翻译	(161)
3.1 《如果有理由去翻译之二:笛卡尔的 罗曼斯,或文字的经济》内容与主题; 笛卡尔的主体哲学没有主体,哲学的 语言中不存在“自我”	(161)
3.2 民族语言与现代哲学对翻译的唾弃、 哲学语言与诗歌的不可译性	(164)
3.3 语言本身的不可译性	(168)

4 / 相关的相关

4 德里达的三类翻译及其意义与作用	(173)
4.1 三种语言、三类翻译	(173)
4.2 普世语言与通天塔	(176)
4.3 “普世语言”的“罗曼斯”性质	(185)
5 普世语言的现实与梦想：历史价值	(190)
5.1 普世语言：特色及其与翻译的关系	(190)
5.2 人造的秩序与翻译与语言的混同	(203)
6 小结：普世主义的另一面、哈贝马斯的反动与可译性的困境	(205)
6.1 德里达的翻译的不可能性	(205)
6.2 回到普世主义：历史对翻译的可行性的要求	(209)
 翻译的神学	 (213)
1 翻译的神学：界定与指向	(213)
2 翻译的神学的意义：以 Bild 及其相关家族词的意义为视角	(219)
3 想象力与翻译	(221)
4 逻辑的原初意义及其与诗的关系	(225)
5 翻译、神学与大学	(243)
5.1 哲学可以教吗？	(243)
5.2 翻译、哲学与实证科学	(248)
5.3 翻译、国家与哲学	(252)
6 小结：混乱的翻译，一个启示	(260)
 翻译的三个类比：契约、施动与时间意识	 (262)
1 序言：类推的意义	(262)

目 录 / 5

2	自传、契约与翻译.....	(269)
3	施动、前言与翻译.....	(280)
4	时间意识、“构造”与翻译.....	(287)
5	结语	(296)
	参考文献.....	(299)

第一部分



他在哪里

——德里达对“‘相关的’翻译”与“相关性”的
论述及其问题

1 引言

德里达在一篇访谈中，提及自己的作品是“他者”所为。而且，他说得明白，他所谓的这个“他者”是“女性”。这样的表露，当然不是在开玩笑，也不是反讽性的。^①那么，德里达的所谓“女性”，对作为“作者”的“他”的“侵入”，是怎么可能的

① 在论及“自传”时，德里达解释说：“女性的自传：这意味着，我的传记——比如说，有这样一个人，其书写显而易见是男性的——是一位女性的自传，就像在某种发散中，就是说，我的自传恰好就是从签署的被签署者那里开始，来进行自我签署（而且这里有代词的一种游戏的）。签署的，就是被签署者。所以，如果我想讲述我的生平故事，正是被签署者、在女性之中被标记的一个‘我’，将要签署并且因此存在——我不愿说作者，因为这个词会马上把任何东西都毁掉——而是要说这个地方：某种像我的自传的东西，我的自传从这里被加以签署。换句话说，它自然将不会成为一种自传，而是这样一种意义上的他传（hetero-biography）：人们也可以说，是异性恋（heterosexuality）等等。因此，它将成为一位女性的自传，她的自传，或者说属于她的，从她而来的，出自她的，如果说来自于她，来自于一位女性，仿佛就是遗传的。所有这些，并不都意味着，她是可以识别的，只存在着一个她。相反，每一次都是她，通过接受文本签署了它的就是你。”见 Jacques Derrida 等著、Christie McDonald 编、Peggy Kamuf 译，《The Ear of the Other, Texts and Discussions with Jacques Derrida》，Lincoln and London: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, 1985 年版，第 92 页。

呢？他本人的那个“他”究竟又在哪里呢？而以上这两个问题，又与“‘相关的’翻译”有什么关系呢？

下文在对德里达的讲演《什么是“相关的”翻译？》^① 细读的基础上，试图按照他的观点对有关问题加以解释，或能回答上述这些问题。此外，笔者也试图在一个较大的背景下，在某种意义上换一角度来审视德里达的“相关性”问题。

2 德里达的浪漫主义指向

2.1 翻译的浪漫主义的诗意：“齐一”与整体性

浪漫主义一向以“合”、“和谐”以及“交融”为指归。因此，这样的诗人的诗作，对未来充满着无限的期待，而德里达则可能反其道而行之。因为，他反倒对现实中的那种“混乱”或（相对于理性、逻辑、逻辑化以及“逻各斯中心主义”的）“无序”兴趣盎然，认为那是可以显现出某种诗意的，也就是充满了生机与活力的。换句话说，天堂就在人间，就在于人与他者（任何意义上的异己之物）的联系与沟通之中，因此，他之所以专门讨论“relevance”，也就不是没有原因的了。

这样的“相关性”，首先表现为浪漫主义的那种激情如火的状态：德里达特地用了最能体现这样的状态的“舔”（*lécher, lick*）字。他解释说：

……讲话、教学、书写（我也把它视为我的职业，而且

^① 见 Jacques Derrida 著、Lawrence Venuti 译，“What Is a ‘Relevant’ Translation”，载 *Critical Inquiry* 27 (Winter 2001)。此文原是为翻译家们做的一场学术报告。后文凡引此文处，直接在正文中添加括号，将此文标题简化为《什》并注明页码，不详注，下同。

像在座的诸位中很多人一样，它几乎总是使我全身心地投入）——我明白，只有在翻译，即通过某种我从未将它与试验截然分开的经验的证明中，这些活动在我眼中才是有意义的。至于说词（the word）（因为词就是我今天的题目）——不论是对语法还是对词法，我都不会保持兴趣——我觉得，我会说，如果我爱词的话，它便是在其独特表达方式的单一性的身体之内的，就是说，在那里对翻译的某种激情过来舔它，就像是火苗或色情的舌头可能做的那样：尽可能地靠近，与此同时又要在最后一刻拒绝威胁或简化、拒绝消灭或完善，[这样也就]使另一个身体完整无缺但又不是没有使这另一个出现——就在这样的拒绝或后撤的边缘本身——而且，是在引发或激发起对独特表达方式的欲望之后，对那另一个的欲望之后，在火苗的闪烁之中或通过某种舌头的拥抱。我不知道，在你希望说出，一个语言舔另一个语言，就像火苗或拥抱的时候，该怎样或者说在多少种语言当中，你可以翻译“舔”（lécher）这个字。（《什》，第175页）

激情如火的“舔”字，表明了德里达本人对翻译的态度，也可以证明他的浪漫主义诗学的倾向：不论翻译如何“表现”，也不论翻译是什么，都需要以“真情的拥抱”或近乎炽热的激情、赤裸的敞开去欢迎它、接纳它。这里，似乎不存在任何理性的约束，或者干脆可以说，不应该有什么约束。那么，为什么翻译会引发这样的痴情？

德里达指出，翻译既是书写，也是讲话，是“所有阅读一本书写的门槛本身”（《什》，第175页）。这意味着，当他面对翻译家，当他的听众就是这些为人类创造真正精神财富的人士的时候，他就不能不坦诚相待，道出心里话：只有翻译，才意味着而

且也才是真正的创造、思想。因为，只有它，才能显现出人类提升自身于单一性、封闭性之外，因而使创新成为可能，进而形成文化本身的杂合、混同与会通。不如此，也就不存在文化的趋同，即人类文化的一体化。也就是说，正是在文化的纷纭复杂、迥然不同的各种情势中，在文化的各种“元”的分离、相左与相遇的趋势下，我们才能真正看到某种创意：人间的一切，不管在哪里，都是那样的形态，最终都会把融会贯通视为至大不易的法则。既然翻译的表现，也就是文化的动态，要想延续文化的生命力，不以生命的投入，不能做到生命的投入，也就不可能达到目的。这可能也就是德里达启动“色情”的用语的原因。上文已经提到，这是一种浪漫主义的思路。

在浪漫主义那里，人与人、人与万物之间的那种交流或交融，取决于它们之间的平等。用庄子的话来说，也就是“齐物论”：“天地与我并生，而万物与我为一。”^① 只有这样的“一齐”——“合一”、“一体”或“同一”，以及“整齐有序”、“齐头并进”或“齐集于此”——人与人之间、人与万物之间，才会存在真正的交流。换句话说，现代人所说的平等、共同性以及统一，若不能以此为基础展开，一切都是空谈。而浪漫主义的这种情绪，自然是理想主义的、近乎不切实际的。不过，它之所以成为理想，正是因为，它是特别的思想的体现：任何事物，只要来到这个世界，只要生存于这个世界，它就是有生命力的；亦即与人一样，应该受到尊重、爱护的。在西方宣扬的理性主义至上、人类的精神萎缩到只有一个单一的方面、单向度的今天，它显而易见最能体现出人间的那种非常的、异乎寻常的追求：万物一如，万法平等。因此，这也是宗教精神，在人间（至少是在理想

^① 《庄子》，沈阳：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，第 6 页。